



买“福”回家。 本版摄影 邱军

父亲忙年

冉庆亮

尖利而疯狂的东北风撞开了腊月门儿，也劈得腊梅咧着嘴儿笑迎新春！哦，又一个新年就要到来，浓浓的年味醉了忙年的人们。于是，父亲年复一年腊月喜忙年的情景就禁不住浮现脑海了。

父亲高个儿，大眼睛，椭形脸，天生的一副笑模样，那脾气，在理儿的事儿办不到漂亮完美决不罢休。

腊梅芬芳扑进院子的时候，他就铺排“备年”的事儿。母亲就咯咯地笑，说年，年年过，你还过出花儿来不成？父亲晓得是激将，但还是说一年就过一次年，不能太简单了。

那些年，日子窘得羞涩，父亲就背了粮食，逮上猪羊，三六九里赶集变卖，换回猪肉、食油、粉条、新衣服、荤素菜……当然，鞭炮、拉拉火花那是必不可少的。有几年，细粮欠收，父亲就拿粗粮去换白面。后来，小麦丰收了，又带上小麦换来大米。

过年没鱼不中，老百姓爱讨个吉利，年年有余嘛！父亲就去买来大鲤鱼，一则自己吃，二则供奉祖上；没豆腐也不行，没豆腐不叫过年，过年的豆腐大家吃，吃了豆腐都有福。

父亲就早早泡上黄豆，从三里地外挑来河水，用河水做出的豆腐出数。磨了豆浆锅里熬，水开了点卤，进包、压实、一晾，解包，啊哈，那豆腐白生生

鲜嫩嫩的，一看就流涎。

接下来，父亲挽起袖子到厨房忙活开了。老人家爱吸烟、爱喝茶、爱听戏。烟是“泉城”牌的，茶要酽酽的，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戏，手里边忙活着，有时还吼一嗓子“出了腊月是新年”。

从腊月二十三四开始，择洗刨切，蒸煮煎炸，直到年三十中午，父亲的一手特色菜闪亮登场，虽不能说珍馐美馔，却也风味不同于寻常。

上桌的第一道菜是糖醋鲤鱼，淋了酸甜汁儿的，鲜嫩嫩，黄亮亮，金灿灿，瞅一眼满口涌津，但都不得动筷，这叫“看鱼”，取“年年有余”的彩头；接着上了丸子，四喜丸子，珍珠丸子，豆腐丸子，绿豆萝卜丸子，取祈福团圆之意；接着，炸排骨，炸藕盒，爆鸡丁，拌猪冻……道道菜都有意义都有讲究。

一道道上来，堆得碗重盘叠，尽大人孩子大嚼大啖，风卷残云。

别看父亲一直辛苦劳作，却是最后一个上桌。他吸着烟倒上酒，大口喝，却不吃菜，因为被油烟熏没了胃口。父亲端起酒杯抿一口，微微笑着捡说些过年话，有趣儿的事儿逗大家乐。

年三十下午，父亲又在忙厨了。一下做两桌菜不重样，都是更上档次的。一桌供奉祖上，一桌供全家晚上用。晚饭后，母亲已调好了馅儿，和足了面，父亲擀皮儿，母亲包饺子，边看春

晚边守岁。

这儿，我们这些孩子们，噌噌窜出，放一阵炮，又咚咚咚返回，揉面弄馅儿捣乱，因为都不会包饺子。乱腾一会儿就都睡了。半夜里，父亲下好了水饺，叫醒我们，吃了再睡。这叫抢年。有一年，才晚上十一点，父亲并没有煮水饺，却放了鞭炮。结果十多分钟后，好多人家都下了饺子放鞭炮抢年。

早上相互拜年说起这事儿，都嘎嘎笑个不停。

一年又一年，父亲忙年总是那么忙碌而充实，操心并快乐着，辛苦而幸福着。父亲的年，就是中华民族所有家庭的父母过年的缩影……

可是，父亲于九年前去世了，那个年，街坊邻居都快乐着，可当我们端起饺子时，母亲却流泪了，她哽咽着说，要是你们的父亲在该多好……

三年前，母亲也离开了我们，每年春节，妻子总说，唉，要是咱父母在该有多幸福啊……

一年又一年，我顶替了父亲的角色，每到腊月里，我总是在匆匆忙年，看着一家人过年，心虽有遗憾却也甜美美。



浓浓的乡土年味

李成炎

春节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快飞回了老家，每年春节，我都会选择回老家过年，因为我喜欢乡村浓浓的年味，喜欢跟亲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

而在熟悉的城市，每天感觉都是一样的，风景没有太多的变化，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食品一年四季都有，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
在乡村，过年和平时是大不一样的，尽管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到了腊月，人们还是忙碌起来，家家户户门前院后都挂满了腊味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身在异乡的游子也会趁过年回来与家人团聚，孩子们更是开心不已，不但可以穿新衣、尝美食，还能领到长辈给的压岁钱，过年的快乐伴随着孩子一岁一岁长大。

到了除夕那天，该准备的年货基本上准备好了，这一天除了每家每户贴对联，最重要的节目就是吃年夜饭。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棒，每年都有人拿着红纸上门求父亲写对联，父亲总是认真地帮人写。父亲说，能够帮助人就是一种快乐，如果帮助人还能得到赞赏，那更是一种高境界的快乐享受。快天黑时，鞭炮也热闹地响起来，家人快乐地围在一起烤着炭火，吃着温馨的年夜饭，其乐融融。

正月初一大早，人们便以热闹的鞭炮声来迎接新的一年。有人凌晨就开始放鞭炮了，放得越多，就代表家里越富有、越喜庆，谁也不甘示弱。

早饭后，晚辈开始给长辈拜年，长辈会给晚辈发压岁钱，拿出好吃的招待，并留晚辈吃饭，当然晚辈也会回请长辈。初二开始，一般都会去一些亲戚家拜年。浓浓的年味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

记忆里乡村的年味永远是那么美好。

春节临近，母亲的电话一个又一个地打来，跟我说起了家里做好腊肉、腊鸭等各色年味小吃，催着我早日回家。

年味在我心中也变得越来越浓，归乡的心情，也变得越来越激动。

年的回忆

文/思语

过年就是那些工作在外、为生计奔波在外的人，能够有时间，有机会回家团圆。然而过年的真正意义、乐趣，那是全家人一起忙，是其乐融融、喜气洋洋的热闹场面和对新的一年的憧憬。

说起过年，最难忘的要数小时

候的记忆。那时候最忙的是大人们，忙着准备年货，忙着大扫除，最高兴的要数小孩儿了。

少时的农村，过年是一年中最热闹最重大的事情了。一到二十三小年，大家就都开始忙年了。小年这一天，妈妈要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开，用毛巾蒙住头，拿一支上头绑着笤帚的长竹竿，把屋顶、墙壁扫干净，把该换洗的床单被子拆洗一遍。

打扫完卫生，妈妈就张罗着做豆腐了。她把自己种的豆子挑出最好的豆粒，泡上一天一夜，拿到磨豆子的人家，让人家给打成豆糊，倒进一种专用的布袋子里滤出豆

渣，把豆汁倒进大锅里用大火烧开，点上浆水，等到成豆腐脑的形状，再舀到一个木质的方形模子里，（里面铺好白布）挤压成型后，掀开白布，白嫩嫩的，水嘟嘟的鲜豆腐就出炉了，伴着一缕热气，清香扑鼻而来。

蒸馒头是最累的事，我和妹妹烧火要到半夜，但也是最开心的事。我们守在暖烘烘的锅灶旁做游戏，烤地瓜。为了好看，过年都是蒸那种高的小馒头，我们这儿叫高馍馍。蒸馒头的箅子也很特别，一个圆形的竹箅子，上面插着很多竹签子，做好的馒头就插在上面，这种馒头因为很高，面要很硬，这样的

面要使劲反复地揉才成，所以很筋道很好吃。

做的时候，婶婶大娘们聚在一起，好几张桌子摆在一起，放几个面板子，有揉面的，有做剂子的，有揉馒头的，还有往箅子上插馒头的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整个场面真是热闹。给这家做完再去另一家，这样大家要热闹好几天才能蒸完。

热热闹闹地忙完年，新的一年也就快到了，我和妹妹开始在大门、屋门、墙上粘贴叔叔写好的大红对联，挂上刚刚买来的大红灯笼。孩子们在大街上忙着放鞭炮，看谁的鞭炮最响，劈里啪啦，新年的气氛更浓了。大人们

在家忙着包饺子，要包很多，据说年初一所有人都不能干活，尽情地玩，前一天就要把初一的饺子包好，妈妈会包好几种馅的饺子，韭菜的、白菜的、豆腐的，最后还要包几个放硬币的和其他东西的饺子。到时候，谁要是第一个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，谁就有福气。

年三十晚上，孩子钻在被窝里，紧紧地抱着妈妈准备好的新衣服，想象着明天穿上新衣服的漂亮样子，和大人们的夸奖。

又一个新年来了，可我更怀念那时过年啃骨头、偷吃豆腐的日子。那日子，真香。